

现代军事题材小说丛书
之六

燃烧的岛群

宋宜昌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燃 烧 的 岛 群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0 字数: 688 千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0 册

*

ISBN 7-5378-0007-3/1·7
书号: 10397·182 定价: (上下)6·80元

内 容 提 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帝国主义对美国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是它战争野心的勃发和走向可耻失败之路，由于美日双方都投入了巨大的军事力量，太平洋战争成为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海陆空立体交叉战争。本书即根据大量历史资料创作关于太平洋战争的纪实性长篇战史小说。

繁荣军工题材文学
提高人民精神境界

为《现代军工题材丛书》题

刘永福

一九八二年元月

《现代军事题材小说丛书》

序

王向明

丙寅年岁末，当我得知北岳文艺出版社要出版一套《现代军事题材小说丛书》，而且今后还准备继续出下去，这使我由衷地感到高兴。一家地方的出版机构，能以这样高的热情，投入如此艰巨的劳动，来扶持和发展军事文学，不能不说是令人钦佩的壮举，需要真正具有社会主义出版家的远见与气魄。因此，当出版社编辑来约我这个从事军事文学工作几十年的老兵为这套书写一篇短序时，我也就欣然从命了。

我历来认为，军事题材文学对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精神气质，起着一种烛照与撮英的作用。在军旅与征战的风尘中，浸溢着社会最深广的悲欢离合之情，凝结着人类最明亮的睿智聪慧之光。在欧美，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到海明威的《战地钟声》；在苏联，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到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在我国，从《左传》、《史记》，到《三国》、《水浒》；从刘、项的《大风歌》、《垓下歌》，到历代的边塞诗词，其间多少金戈铁马，叱咤风云，养浩然之正气，宣风声于不泯。历史上一大批优秀的军事文学作品，常常成为一个时代的艺术概括与一个民族的灵魂写照。

我国的新的军事文学，正是在我们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的浸润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改变与创造着中国的历史，也培育与生长起无产阶级的新的军事文学。革命战争年代，军事文学同广大民众的命运与呼吸最为契合，同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的成败攸关相共，因此，我们的军事文学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在党的领导下的服务于革命战争的文化新军的一支劲旅。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新的军事文学的最为鲜明的特征。尽管在这个新军事文学的初创期，我们的文学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还存在许多幼稚与缺陷，但是它仍然给我们留下许多弥足珍贵的特点与优长，例如军事文学作品中常常流贯着的隆重的使命感与深沉的历史感，就是我们所决不应抛弃而应当加以发扬的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军事文学开始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文学有可能来回溯与咀嚼我国人民的辉煌的革命历程。军事文学的园地陆续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红日》、《吕梁英雄传》、《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铜墙铁壁》、《苦菜花》、《党费》等等，显露了我国军事文学初步繁荣的可喜景象，也展示了军事文学发展所具备的深厚的土壤与根源。尽管在这个阶段上的文学作品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仓促感与粗疏感，却是给我们的军事文学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树立起一块结实的文学的界碑。充盈在军事文学中的新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成为我们新的军事文学的神圣灵魂的结晶。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动乱，使刚刚开始走向成熟的军事文学遭受了严重的摧残与毒害。它的一个恶劣的后果是在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领域造成了严重的内伤与外伤。只有在党领导全

国人民粉碎了“四人帮”反党篡权的各项倒行逆施之后，全国实现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我们的军事文学才获得了复兴和发展的条件，才有可能重整旗鼓，在振兴我国独特的军事文学的大道上阔步前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中央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实行改革与开放的正确方针，举国上下正在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进行创造性的努力。在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获得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军事文学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作者的队伍迅速扩大了，涌现出一大批很有活力的文学新人。普遍的素养提高了，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进入文学活动的基点都远比过去要高得多，审美水准比过去提高，思考能力比过去增强，这是军事文学创作质量提高的基础。由于开放所带来的对于世界各国文学的了解与借鉴空前的活跃与丰富起来，有利于我们汲取各民族文学艺术的优长，创造自己的更有魅力的艺术珍品。

军事文学几年来的奋进，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特别是在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方面，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有质量的、为群众所喜爱的好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好的创作势头，正在向着开发与创造优秀的长篇巨制与史诗性的作品进军。形势在呼唤着我们的军事文学奉献出自己的概括一个时代的史诗性巨著。我已预感到我们从事军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们（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都包括在内），正在向着这一辉煌而诱人的前景去坚实而艰苦地攀登。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北岳文艺出版社规划与出版这套《现代军事题材小说丛书》，是非常及时的。我祝愿这套丛书能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祝愿它在发展我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军事文学的里程

上树起一块块的丰碑…

丙寅年腊月十五日于北京红霞公寓

目 录

上册：

第一章	失意的恺撒.....	(1)
第二章	反 攻.....	(22)
第三章	地狱之口	(60)
第四章	徘 徊.....	(128)
第五章	塔拉瓦环礁.....	(187)
第六章	大洋两岸.....	(312)
第七章	沿着密克罗尼西亚推进	(404)

下册：

第八章	横扫塞班.....	(465)
第九章	“我回来了！”	(584)
第十章	燃烧的冲绳	(734)
尾 声		(940)

第 八 章

横 扫 塞 班

1

“北方的商人南方的兵”，此话实在不假。

被沼泽、森林、泥泞的道路和大片私人种植园封闭起来的南方各州，在美国近代史上带着荒蛮、粗野、愚昧的形象，所以，南方人特别能打仗。内战时期，北军在道义、经济、金融和人员后勤上占了绝对优势，然而战争却拖了四年，北军损失惨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南军统帅罗伯特·李将军高超的指挥艺术和南军战士的驍悍。

艾伦·李少校现在带了一连南方兵。他专门把他们从许多新兵营里挑出来，为此，他费尽力气，磨破嘴皮。他一贯认为，与其带一支松散臃肿的大部队，不如指挥一支受过严格训练的精兵。在两栖登陆那种瞬息万变的环境中，单兵孤胆作战和小部队协同作战比什么都重要。大部份突击营军官和一部分陆战队军官与他持同样见解。

李和他的连队驻在夸贾林环礁的一个珊瑚岛上。他们日夜进行着的紧张训练。昔日的连队，在塔拉瓦战役中死的死、伤的

伤，仅存的几个人：罗克韦尔·肯特、塞克鲁西斯等等也都被提拔，晋级封官，如他一样。他这个连，几乎全是新人。

战争时期的训练同和平时期完全两样。老一套的队列、操典和其他华而不实的项目不是简化，就是干脆弃置了。李主要教给他的“孩子们”以下几点：熟练地使用所有美军和日军的武器，如何在白刃格斗中保护自己杀死敌人，隐蔽，协同攻克敌人的火力点，通讯联络和战争心理学。他教得很卖力气。他经常穿得很整齐，拿一条马鞭，在烈日下呵斥那些才穿了不到一年军装的年轻人。他严厉得不近人情，尤嫌不够，常用中国军人的一句话自勉：“心慈不带兵。”那还是他从查尔斯·惠特尼中校那里听来的。听说中校已提为上校，可是自从贝蒂欧一别，他一直未见到查尔斯。他俩通过信，因为忙，谁也顾不上谁。

李的空闲时间，大部分花在游泳、潜水、踢足球上面。夸贾林无法骑马，他深为遗憾。到海底摸珊瑚和梭子鱼，也是一大乐趣。只可惜岛上淡水太少，每次下海，洗不干净，身上的盐渍粘呼呼的，晚上很难过。礁岛上风大蚊子少，比起瓜达尔卡纳尔可强上天了。但是海军突击营一直没有回新西兰，岛上的生活单调而枯燥，除了海军电影队有时放一两部旧电影外，连一个女人也没有。想起新西兰和国内那么些好姑娘，李常常有股莫名其妙的伤感。

使李唯一满意的是伙食。他的连里有一个路易斯安纳的“法国佬”，名叫路易·篷巴杜尔，是个顶呱呱的厨师，可以用简单的野战炊事车做出上等佳肴。篷巴杜尔“先生”什么都会做，夸贾林礁湖里有的是鱼虾，海军的后勤向来比其他军种好（他们自己有冷藏船），冻子鸡、牛排、速冻蔬菜、奶酪和各种酒，只要可能，尽量供应，最后加上巧克力糖和冰激凌。路易成了全连最

受欢迎的人物，他原来是个餐厅老板，天生人缘好，经常讲些男人们的笑话，实际是女人们的笑话。他肥胖多肉，一仰头，后脖子的肉就堆起来。因为害怕上级得知篷巴杜尔的好手艺会把他上调，李下令全连严格保密。好在岛上仅有他们一个连队，独立王国，水泼不进。李对他的副连长说：“彼得，打开仗一定要让篷巴杜尔呆在战线后边，我宁肯损失一个排，也不能没有他的法国菜，上帝，他把我惯成了馋嘴的孩子。我原以为我在奥伦治堡庄园中也算是见过世面的。”

岛上唯一的乐趣是每天一趟的交通艇。交通艇从夸贾林岛穿过礁湖而来，给他们带来粮食、淡水、罐头食品、日用品、书信和私人包裹。它大约每天十一点到，一到这时候，正在训练的士兵们就开始走神，怎么管也不顶用。李干脆提前半小时结束训练，把这半小时加到下午的训练中去。新兵初到海外，信特别多，似乎写信是他们唯一的乐趣，除了亲人和恋人外，连七大姑八大姨也想着去信。美国来的东西，除了信外，还有各种食品和包裹，里面有书、课本、玩具和钱！靠着这些包裹的士兵是没办法打仗的。信和包裹使他们想起了生活，热爱生活的人也必然热爱生命。经过几次不成功的尝试以后，艾伦·李命令事务长干脆把包裹存起来，等打完马里亚纳群岛之后再发下去。尽管到那时候，许多收件人永远也不需要这些包裹了。

李对付士兵思乡情绪的办法是加大训练量，而且，每天布置各种各样的战场问题，鼓励士兵们在回答中竞争。

逢有大的空闲，李就把常务交给他的老乡、查尔斯顿人彼得，一个声音嘶哑、长相丑陋、脸上有很深刀疤的上尉。他自己随着交通艇去夸贾林岛。李脾气暴躁、性格阴郁，物以类聚，他也有几个这样的好朋友。其中一个约瑟夫·麦克罗伊少校，在

J-4 工作。J-4 是太平洋舰队后勤处的代号，麦克罗伊负责编制预算一类文职工作。另一个朋友是海军军官麦克米伦上尉，他在洛克伍德中将的潜艇部队服役。自从攻占夸贾林后，洛克伍德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前进基地，可以大大缩短潜艇往返夏威夷的漫长航程，增加西太平洋的战斗巡逻天数。每逢出击归来，麦克米伦的“剑鱼”号潜艇就停在夸贾林小码头上。李在珍珠港就同麦克米伦混得挺熟，两人在夸贾林见面，更是他乡遇故知，无话不说。

六月底的一天，李乘交通艇来到夸贾林岛。经过四个月的修建，夸贾林早已经面目全非了。雷德曼少将遵照尼米兹上将的命令，已经把它建成了一个巨大的后勤基地。礁湖中停着各种各样的船舶，柴油发电机隆隆响，弧光灯支在高高的钢架上。浅水的中央码头和深水的海军基地码头上各竖着七八台起重机。它们配合胜利轮上的桅式起重机把货舱中的东西吊出来，放到栈桥上。栈桥已经加宽加固，汽车可以直接开到桥头。铲车司机把货物铲上卡车，卡车司机把货堆垛到枝残茎折的椰林空地上，后勤兵盖上绿苫布。到处是活动房子和帐篷，乱糟糟的。原来日本人为他们陆攻二式轰炸机修的跑道也不够长，“海蜂”们用推土机拔起树桩，铲平外号叫“乌其顿”的大火力点，把珊瑚跑道一直延伸到海边。同时，他们又修了一条新的战斗机跑道。娇贵的雷达也从船上卸下来，安装在步兵七师曾经登陆过的绿滩上。它们庞大古怪的天线使李产生了一种神秘感。在复杂的技术战争中，教授们起着将军的作用。他恼恨那些穿夜礼服打硬领结的家伙们，他们闯入了军人世袭的荣誉领地，并且把军人的价值大大贬低了。

李穿过忙忙碌碌的人群和杂乱无章的堆栈，终于找到了挂

“J-4”牌子的一座活动房子。麦克罗伊少校正忙着，房子里的人进进出出，一些军需官大声地讨价还价，另一些军需官坐在钢折叠椅上抽烟，想利用私人关系“走后门”捞点儿紧俏的军需品，比如好酒好烟和熏火腿罐头之类。

艾伦·李皱皱眉头，不知该留还是该走。金黄头发蓝眼睛的麦克罗伊向他打招呼，让他坐下来，从抽屉里拿出一大摞花花绿绿的杂志和报纸，对他说：“艾伦，请先等一下，我这里有利维少将的几个急件要处理，马上就完，你先看看这些东西，刚从国内空运到，是最新的，其中，噢，就是这本，还有你的一幅照片，是你在华盛顿福特剧院时照的。真漂亮，旁边那个女郎是谁？艾伦，你总是走桃花运。”

利维少将是J-4的头头。他头脑清楚，办事利落，出名地能干。利维的上司是尼米兹手下的一个后勤副司令。另外，美国西部海疆区司令也负责太平洋战区的后勤，第六海上勤务大队的比尔里海军少将负责用船把物资从西海岸运到前线，有时候，比尔里的船要在大洋上进行机动后勤补给。

李只好坐下来，翻看杂志。他离开美国已经有四个月了，国内的各种消息倒也挺有趣。麦克罗伊象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发疯似地处理他的业务。他使用几架电话机，还有几部专用电台，可以直接同夏威夷、旧金山甚至首都联系。他调度咖啡、蛋粉、红肠和熏鱼。他同号称“太平洋油王”的格雷海军准将联系，让他运来航空汽油、登陆艇的柴油、军舰的重油、润滑油脂，甚至连专门给轰炸机驾驶仪上的陀螺仪用的一种硅油也没忘掉。他身上仿佛有几个脑袋在同时思考，一个在战区，另一个在美军部队，第三个在美国的工厂和销售网，他的作用就是把它们联系起来。

啊！李扪心自问，麦克罗伊确实也算个英雄。

他打量了J-4的这间活动装配房子，大约长三十英尺，宽十七英尺，除了门窗和桌椅外，四壁全是保险柜。有些保险柜开着，里面堆满了各种卷宗、表格和卡片盒，猛看象是图书档案馆的资料分类检索室。人坐在里面很挤，加上军人说话都是大嗓门，房子里乱哄哄的。

正当麦克罗伊在电话中大叫雷达配件、各种奇怪型号的电子管、电容器、无线电近炸引信和收发报机的时候，李的耐心到了极限。他站起来，准备告辞，麦克罗伊向他摆摆手。后勤少校一下子就把事办完了，仿佛如果艾伦不走他还会没完没了地干下去似的。

麦克罗伊从一只保险柜里拿出一瓶威士忌，交待给他的下级军官几句话，对那些等他的人做了个鬼脸，一把将艾伦拉出房子。

“李，幸亏你来了，救了我的驾，否则我要让那些后勤军官们缠死。他们并不关心打仗的事，对酒和罐头最热心。听说下面还有黑市，不少人发了财。”

“那你早发大财了。”艾伦直到这时候才说了第一句话。

“我这人你也知道，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咱们南方佬，心眼儿实，光想着早点儿打完了这场倒楣的战争回家种地去。另一方面，说实在的，利维少将这家伙的活儿太多，真他妈干不过来，谁还有心思去倒腾那些玩艺儿。李，谁跟利维算是倒了楣。鬼知道我当初怎么选了后勤军需这个职业的。”

李笑笑：“你是怕死呀。”

他们俩沿着一条珊瑚小径走着，李跟着麦克罗伊，也不问去哪儿，反正他是来消磨时光的，而麦克罗伊总有层出不穷的新闻。

他谁都认识，什么事儿全知道。

他俩正走着，李的眼尖，突然拉了麦克罗伊一把：“约瑟夫，你看，那不是麦克米伦吗？他同那位将军在散步，指指划划，还挺神气。你认识那位将军吗？”

麦克罗伊大声笑出来：“嘿，那是查尔斯·安德鲁斯·洛克伍德中将，我们的潜艇司令官。”

洛克伍德中将穿着军便服，样子挺随和。他多肉质的脸圆滚滚的，象个面包师，或者那种大街拐角处的杂货店老板，一点儿也不显得威风凛凛。美国不象欧洲大陆国家，计较军人的仪容和门第，谁打了胜仗谁就是英雄。

洛克伍德无疑是大战中最优秀的海军将领，他在世界潜艇战史上的地位不亚于德国的卡尔·邓尼茨海军上将。可他几乎比斯普鲁恩斯还默默无闻。战争是一种奇怪的事物：一座城市、一座桥梁、一个碉堡，可以使一名将军、一名连长，甚至一名下士成为新闻人物，吹吹打打，全球尽知，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一位打了几十次胜仗的将军，一个消灭了几十万敌军的战役，反而会被其他新闻埋没，事过境迁，无人知晓。刚过完五十四岁生日的洛克伍德在各种军舰上干过，踏踏实实，勤勉努力，在战争最黑暗的日子里，指挥了美军51潜艇部队的水下战争，实施“吨位战，”给日本运输船队以沉重打击，却没有出风头。

洛克伍德的声音飘过来：“麦克米伦上尉，你的‘剑鱼’号干得不错。不过，请小心，日本海军鉴于船舶损失严重，已经任命了及川古志郎海军大将作为海上护卫总司令，他们要同我们认真打一仗啦。”

“是，将军。”麦克米伦操着南方腔自信地说：“俺一定注意。不过，日本人那点儿玩艺儿俺清楚，他们这帮穷鬼没有象样

的雷达和声纳，更没有机载雷达和‘李光’探照灯，他们的军舰连护航都不够，更甭说追着‘剑鱼’号猛打了。谢谢将军的提醒。”

将军和上尉分手后，潜艇上尉转过来：“艾伦，约瑟夫，俺早瞧见你们啦。没办法，跟头头讲话总得客气点儿。哎，约瑟夫，你拿着什么，威士忌。太好了，俺这回出海整整两个月了，什么都不想，只想女人和好酒。啧，跟俺来，俺给你们找个地方好好喝两杯。呸！‘剑鱼’号上的食品糟糕透了！”

他们来到一排帐篷边，巴奈特·麦克米伦指着其中一顶说：“这就是给我们准备的休息室，就这破玩艺儿。光想叫我们在海上多泡几天，省点儿油。听说邓尼茨给他的艇长们在巴黎找最好的旅馆和最漂亮的妓女。”

李笑笑接下去说：“然后把他们一个个送入蓝色的坟墓。”

“给罗斯福当艇长毕竟比给希特勒当艇长要安全些。”麦克罗伊也说。

帐篷里有几把钢折叠椅和几张行军床。还有一张象是从轮船餐厅里拆下的那种铝架塑料面桌。桌上杯盘狼藉，堆着空酒瓶和鸡骨头。麦克罗伊利索地把桌子收拾干净，变戏法似地从兜儿里拿出一个猪舌头罐头和一罐鱼子酱。然后砰地一声打开酒：“没杯子，拿瓶子喝吧。”

“艾伦，约瑟夫，俺这次可碰上了新鲜事儿了。真是大新闻，俺打算找个老牌记者，同他签个合同，卖给他一条独家新闻，准能发大财。看在上帝份儿上，仗打了三年了，俺们怎么不知道竟有这号子事儿！我敢打赌，‘剑鱼’号的发现能震惊全世界。”麦克米伦扯开喉咙大声喊叫。

“五十天前，洛克伍德中将在珍珠港的潜艇司令部给俺们布